

难忘儿时下雪天

□孙长海

近日,我市迎来了今年的首场雪,早晨走出城外欣赏雪景,令人心旷神怡。一望无际的麦田盖上了一层厚厚的棉被,山阳大地银装素裹,分外妖娆,由此我想起儿时雪天的欢乐情景。

记得那时天气分外寒冷,一场大雪过后,没有十天半个月雪融化不了,屋檐下透明色的冰凌有1米多长,我和小伙伴们用木棍把冰凌敲下来当冰糕吃,又凉又脆,从不害怕吃出病来。不管下多大的雪,每天5时就起床去上学,挎着一个书包,手端用墨水瓶制作的煤油灯,到学校用来照明读书。由于天气寒冷,手被冻得生疼,冻出一个个大疙瘩,耳朵被冻烂。晚上一旦钻进被窝,双手及耳朵奇痒难忍。那时,母亲用土单验方给我治疗,找来晒干的冬瓜皮、桑叶等熬水,用来洗耳朵和手,效果很灵验,不到一个星期就能好。但还必须做好保暖,否则会复发。

下雪天,马路上是我和小伙伴们娱乐的天地,我们在那里打

雪仗、滚雪球、堆雪人,疯起来没个头,即便到了吃饭时间也不知道回家。特别是打雪仗时,既要用雪团打中对方,还要注意不被别人打中。柱子多次被对方打中脑袋或耳朵,博得大家哈哈大笑。他看自己怎么也打不中对方,索性捧一团雪直接往对方的衣领里塞。于是,大家乱成一团,用雪团当武器,你打我,我打你,热闹非凡,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,乐不可支。

记得有一次,村里一位叔叔约我和另一位伙伴一同堆雪人。我们三人来到一片开阔地,一人手持一把铁锹,将雪堆成一个一人多高、直径约一米的圆柱体,然后由这位叔叔负责雕刻。我和另一位伙伴在一边观看,不到一个小时,一个小胖孩就“出炉”了,栩栩如生,惟妙惟肖,引起过往行人驻足观看。

有一年冬天,连着下了一天一夜的鹅毛大雪。雪停了,我和一群小伙伴放学后走在马路上,看到路边有一个桃园,树枝上挂

满了洁白的雪,如同一串串晶莹剔透的项链,垂挂在寒冬的枝头;如一层闪闪发光的银纱,为寒冷的冬日增添了一分宁静和温暖,真可谓“忽如一夜春风来,千树万树梨花开”。这时,一位小伙伴跑到一棵树下,大喊:“哎呀,这么冷的天,这棵桃树竟然开花了!”一句话说得大伙蜂拥而至,看个稀奇。此时,这位小伙伴趁大家不备,抬脚朝树干上踉了一下。顿时,树枝上的雪掉了下来,落在每一个小伙伴的头上、身上……大家异口同声大叫着四处逃散,引起一片欢笑。此时,大家才明白,冬天哪来的桃花,分明是那个小伙伴在开玩笑。

令人难忘的是,下雪天小伙伴玩“套棉裤”的游戏,三人一组,石头、剪刀、布,谁输了躺在地上,两腿翘起,赢的两个人用双手捧来雪往输者裤脚里装。这叫“套棉裤”,不管输赢大家都会开怀大笑。

儿时的雪天虽冷,但留下了一个个难忘的故事,充满乐趣。

雪中趣事

□朱立明

在我小时候,每年冬天几乎都要下几场大雪。大雪过后,不仅预示着来年小麦有个好收成,也给农民特别是小伙子提供了一个天然游乐场。退休后的这些年冬天,怀旧的我总盼着能下几场大雪。只要一看到雪花,儿时那些雪中趣事会不由自主地涌上心头。

抓麻雀

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我老家的西院有一座两间的磨坊。由于整条街的人家都在这里磨面,地上总少不了粮食,所以院子里的麻雀特别多。那些年,麻雀曾被列为“四害”之一。遇到下大雪,地面被厚厚的积雪覆盖,麻雀只能畏缩在光秃秃的枝头上忍饥挨饿,这时便成了我和小伙伴“消灭”它大显身手的时候了。

我们在院子里清扫出一块两张席大小的地面,找来一个竹筛子,一根绳子和一个一拃长的小木棍,把竹筛子扣在空地上,在筛子下面撒一些粮食,再把拴着绳子的小木棍支在筛沿下,并在外面的地上也撒一点粮食,然后拽着绳子轻轻躲到较远的地方。不一会儿,树上的麻雀就会三三两两地飞下来抢地上的粮食,而且越来越多。筛子外面的啄完了,它们又争先恐后地钻到筛子底下去抢。就在这时候,我们把绳子一拉,筛子扣在了地上,跑不及的麻雀便成了俘虏。用这样的法子逮麻雀,每年冬天我们都屡试不爽,大伙总是一边收获着“战利品”,一边欢呼着,像过大年一

样兴高采烈。

追野兔

那些年的冬天,每当一场大雪过后,田野里总会出现野兔的踪迹。因为野兔要出来觅食,一出窝就会在雪地里留下脚印。这时,我们那条街的“孩子王”成合叔和磊哥总是牵着两条狗到田野里找野兔。我们一帮十来岁的孩子,也前呼后拥地跟着看热闹。

到了野外,我们先分头去沟沟坎坎的雪地里找野兔的脚印,然后顺着脚印去找野兔的老窝。野兔很少打洞,它的窝就在比较隐蔽的坑里。往往不等人们走近,它就会飞身跃起,拼命逃窜。目标一出现,两条狗不等主人下令,就像脱了弦的利箭一样,“嗖”地一下向野兔追去。我们也撒开腿在雪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跟在后面叫着、喊着,给两条狗助威。野兔在疏松的雪地里一起一伏地狂奔,还时常变换着方向。两条狗在雪地里也是一起一伏,紧追不舍。但跑着跑着,野兔便体力不支,速度渐渐慢了下来,两条狗就会扑上去将其摁在身下。紧跟在后面的成合叔和磊哥便乘机而上,把瘫软的野兔抓在手里。尽管我和小伙伴一个个跑得气喘吁吁、汗流浹背,但还是高喊着:“抓到啦!抓到啦!”我们高兴得像打了一场胜仗,在雪地里蹦着、跳着,相互拍手庆祝。

逮黄鼠狼

小时候,老家有不少黄鼠狼,农户家的鸡经常被叨走,人们对

黄鼠狼恨之人骨。我家邻居立奎叔,当时二十来岁,英俊潇洒,多才多艺,吹拉弹唱样样精通。更让我佩服的是,心灵手巧的他还会做逮黄鼠狼的工具——用四块约100厘米长、16厘米宽的木板钉成的长方形的木箱,一头用木板钉死,另一头在上面离箱口六七厘米远的地方挖一条一指宽的缝隙,再靠里在上面钉一块10多厘米高的木棍,上面安装一个小滑轮,木棍旁边烙一个小孔。关键的机关是在木箱口的缝隙里设计一块高于木箱、能上下活动的小挡板,在挡板里面放一块小铁板,再找一段铁丝,一头敲个小弯,然后用一根细绳拉起小木板,漏出箱口,再通过滑轮和小孔拴到铁丝上。这样,逮黄鼠狼的工具就做成了。

每当下过大雪,我们就搬着这个工具,簇拥着立奎叔来到黄鼠狼经常出没的地方,把预先准备好的肉皮放在洞里的小铁板上,然后把铁丝的小弯头挂在铁板的边沿。只要黄鼠狼钻进木箱里去吃肉皮,小铁板一动,铁丝就会脱落,被吊起的小木板就会堵住洞口,黄鼠狼就在劫难逃了。黄鼠狼一般晚上行动,我们就在傍晚把那个木箱支好,等第二天一大早跑去验收战果。当看到黄鼠狼在木箱里又叫又跳时,小伙伴们也欢呼着:“又逮住一只!又逮住一只!看你偷吃我们的鸡不?”

这些雪中趣事在今天已不可能重演,但每每想起我总会莞尔一笑,心情愉悦起来。

晚茶

老年“随手拍”好处多

□王保利

年纪大了,丢三落四的事难免发生,小则心里膈应,大则徒升悲伤。而今,人人有手机,如果养成“随手拍”的习惯,不仅可以替代“好记性不如烂笔头”,还对晚年生活大有裨益。

一是家庭琐事类。那天,在银行看到一位耄耋之年的老汉,几次输入存折密码都不对,他自己着急,后面排队的人也多有烦言。现实生活中,由于种种原因,儿女们大多与老人分开过。这样,随着年岁的增高,老年人对和生活密不可分的事情势必都要亲自操持,如交水费、电费等。在日益数字化的今天,老年人很有必要把一些密码之类的数字拍下来,存在手机里,以免时间长了遗忘。

二是医疗保健类。在医院内分泌科就诊,医生问老人吃的什么药,吃多长时间了?老人支支吾吾说不上来。天长日久,人们身上的“零部件”难免磨损甚至损坏,这都是在体检、化验、拍片等一系列检查中发现的,然后就是吃药治疗,这样就会产生许多片子、报告单等。这些,就有必要拍下来,包括药盒,以便日后查询,不至于医生一问三不知,影响对症下药。

三是出门旅游类。那天,在洛阳看到一位戴着印有旅行社名称帽子的老人,因出来买药迷失方向,找不到回宾馆的路,急得大冬天满头冒汗。好在离

他所住的宾馆不远,好心人领着他回去了。如今,人们生活条件好了,老年人随着旅行团饱览祖国的大好河山,愉悦身心,玩得不亦乐乎。即便随团旅游,也要拍下宾馆、车辆等有标志性的东西。如若自由行,更要拍下街道、公交站的名字,以免意外事情发生。

另外,一些老年人退休后,没有特别的兴趣爱好,再加上性格日渐孤僻,影响身心健康。手机拍照很方便,培养摄影爱好,也是一项不错的选择。家庭中,照看孙子、孙女的,可以记录下他们成长的历程;小区里,可以留下老哥们聊天的画面、下棋打牌的身影;郊外,可以随手定格灿烂的春花,潺潺的流水,翩翩起舞的蝴蝶,斑斓的落叶,皑皑的白雪……闲暇时常翻翻,回忆往昔,其乐无穷。

话说回来,有些老年朋友拿着手机光听天气预报,看个时间,没有充分利用其应有的功能。当然,这与老年人不会操作有关。在科技日益发达的今天,一方面需要社区组织对老年人进行培训,另一方面需要老年人用心学,最起码学会拍照,省得用笔记。“咔嚓”一下,保存在手机相册里,随翻随查,既方便又经济,何乐而不为?

活到老,学到老,理应成为我们每位老年人的人生座右铭,让智慧伴随我们的晚年生活,让生命因不断学习而精彩。



傲雪 王占先 摄